僞齋錄

下

漢書門 類
九〇四六 號
一〇九 函
一一 架
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〇四六 號
二 冊
二九〇 函
二三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046
冊數 2(2)
函號 290 46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偽齊録 下

金虜廢劉豫詔

勅行臺尚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内外悉登成平故自濁河之南割爲隣壤之界灼見先帝畧合大公罷則遄征因不貪其土地從而変置庶共撫其生靈建爾一邦迨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滋民患已降帝號列舊王封咎有所歸餘皆罔治將大革於弊政用一陶于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甚

淺草文庫

不能為托子之友非弃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
其餘便宜事件已委所司盡一一下元帥府去訖外處分
不盡之事就亦便計議從長施行仍布告遐邇咸使知
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金虜廢偽齊旨揮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係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諱）失道興兵討伐廢滅
社稷舉族北遷後元帥府申到指以大河為界外別悍
賢人使為民主施此厚惠庶其知報協力両獲安便早
致太平以此准申建立張楚無何旋為彼人所廢王師
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大
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于隨路分駐兵馬至今
八年載念上國大事已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觸之
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下隨路百
姓亦有不得息肩輿之征討則見力不齊為之拊循則
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

輿疑與

之　綏

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保国論其德不足以
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寔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
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国耗乏
相度從初所申寔為過舉旣知其非豈可不行改置若
混同四海之内聖德廣運膏澤旁被霜露所沾孰不歸
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国下惟亡宋疆土凡
普天之下盡屬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
聖旨齊国建立于今八年道德不臨室家不保有失從
初兩獲安便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
施行委所司速為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
行下右奉
聖上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于後
今下元帥府可照驗前項
聖旨弁處分事意不得有
令士庶軍吏別置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尚書省設置行臺尚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若

一應食粮軍人有欲歸農及情愿當役使並從自意
摽存留人數各依散隨州軍依舊支納給衣粮内
有從合設置稟生一切仍舊其餘殘疾人等雖是
難任軍役幹其無歸並依分付舊來養老處所酌
量振濟勿令別至凍餓
一廢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
并與親眷團聚之人其郎主更不許識認或有指
夫逃走夫婦人唯上施行只摽元將引去兒女却

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并安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宮人除劉豫欲行存留外其餘並聽自
願出嫁或與親眷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官觀
養濟
一内侍人等除商留合令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愿
隨處住坐
一見任大小職官普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
利

一自來齊国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㒷改正叙用或
有懐才抱德隠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礼
徴召量才任用更或内有才德絶倫者開坐姓名
申覆以憑陞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不得乱有損壊

一自來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却來
歸投並免本罪仍加存恤

右下齊尚書省可照驗即日尚書省所奉到　聖旨上
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訖行臺
尚書省各有所奉　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
昨以建立齊國本圖靖難奈何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
息㒷具害于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致有今來变廢仰指
揮到日疾速徧行曉諭官吏軍民僧道耆壽人等仍于
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　聖恩普洽之意
及思多歳不獲寧居跂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
心兹會到當日齊国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勾當無非

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輙勿誤省會妄生驚疑仍仰自
今以後更切用心拊循百姓以保禄位各懷忠信仰順
天意用答宸衷亦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却有執
迷不從天道聽用浮言必當自昭刑戮仍仰至日立便
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
官員並勒依舊勾當所有見今禁勘諸公事并積有詞
訟及係錢帛諸物文帳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貯
不得其間却有住滯隠漏别致違礙錯失仰准此

天會十五年十一月　日
太子太保右都監開國公
武平軍節度使左都監
右御　上將軍
右金吾衛上將軍左監軍
皇叔右副元帥潘王
右副元帥魯國公
都元帥

金虜廢齊後差除

一張孝純銀青光禄大夫太子太傅開國公権行臺尚
書左丞相

一契丹蕭保壽奴行臺右丞相

一女真温敦師中行臺左丞相

一燕人張通古行臺右丞相

一契丹蕭陳哥太師戸部侍郎

一燕人張鈞礼部侍郎

一燕人王輦左司郎中

一燕人左瀛礼部侍郎

一契丹耶律孝忠吏部侍郎

一契丹蕭融刑部郎中

一杜充子杜宗兵部郎中

一被虜宗室趙子滌汴京総判

一張叔夜子張仲熊光禄寺丞

一偽齊右丞相張昂知益州

一僞齊右丞范恭知淄州
一僞齊右丞李鄴知代州
一僞齊戸部侍郎馮長寧戸部尚書
一僞齊吏部礼部侍郎鄭億年吏部尚書
一僞齊戸部員外郎韓元英許州節度副使
一女真完顔胡沙虎汴京留守
一燕人蕭長壽奴汴京副留守
一燕人劉陶汴京同知留守

一契丹韓曆為都城巡警使
一僞齊司農寺丞周廷權同知副留守
一僞齊河南監酒李儔汴京同知副留守
一李成殿前太尉兼知許州
一折可求依舊麟府路安撫使
一孔彥舟歩軍都指揮使兼東平府
一張中孚初廢發投以節制五路兵馬今依舊涇原安
撫使

一張中孚依舊秦鳳路安撫使
一趙彬依舊環慶路安撫使
一慕容隋依舊熙河路安撫使
一関師古召到京依舊知西京
一王彦充知亳州
一李世輔蔡州同知
一趙榮依舊知宿州
一李師雄馬歩軍都虞候

一王世忠馬歩軍都虞候
一靳賽相州同知
一趙買臣依舊南京副総管
一劉光時召到京依舊北京総管
一鄭瓊依舊知拱州
一徐文汴京総管府水軍都統制
一偽齊殿前太尉許青臣懐州同知
一偽齊南路留守翟綸滄州節度副使

劉豫進封曹王冊

門下嚴寶冊以進鴻名既倚從于衆欲布恩書以敷恵澤宜大漁于群主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肆班明命孚告治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寛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强諫聞于時頃在東州以知畧英姿長于衆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脱履以還朝若登仙向之富国以强兵何覇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喪之能移爰因慶

綫　粗

賞之行益永褒封之異胙以陶卯之壌易其并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已堅于砥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綫福禄可進封曾王食邑一萬戸實封一千戸仍令有司擇日備礼冊命主者施行

劉豫謝進封曾王表

札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進其封階不遐遺于舊物望闕拜命圖門知恩云云伏念臣昔仕宋劉祖歴要官昧方枘圓鑿之理蹈徙薪曲突之忠項氏侍亡一范增而

站糧站

不用周家既勝以箕子之來歸試有擻能爰升大位辭
不獲已報當若何承積年残毀有餘凡百事艱難極甚
闕冠賊以置朝市披荊棘而敂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捏
敵鋒損已便人以招集散徒忘飡忘食必躬必親培廣
業以惟勤庶大恩之不站俄知廢罷之義愈堅措畫之
心要先時成績於斯邦覩後日受知於上國至聞混一
之意不待再三之言即隨使人往受宣命壹所祇備復
何遲疑八年辛苦以経營兩手歡忻而分付帝號若釋

闕

北粮此過糧過

重負王爵九感洪恩自得清州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
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泊捧讀于訓詞若船聽于御語
温其如玉燦然似春星斗輝〻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
渾頣大哉之王言微軫釁下之焦桐青黄溝中之斷木
光生懸磬之室榮張設羅之門北盖伏遏過　皇帝陛下
德奉三無仁均九有敬識百辟之享独覩萬化之原有
功而必見知無棄而常善教遂令窮悍得与褒嘉臣敢
不守靜致虚安時處順何以効涓埃之報惟不為名器

之羞臣無任云云

偽齊狀元離誘上南征議

臣聞皇天厭乱所以開聖人也故必有不世出之英雄膺時撥乱以新寰海以息兆民陛下以積累之資止逢否運應天順人肇臨大寶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其所以開基創業者至矣然未能混一區夏定宗廟萬世之策臣猶為陛下不取也比復覧 聖詔旁求草澤求所以南征之議大抵皆碌碌之士詞章泛濫不能盡當世之

敗

務無以副明詔 臣今為陛下妄言之臣嘗觀高祖起于匹夫劍斷白蛇旗標赤幟獵販繒屠狗之輩率瘡痍亡命之夫兵不踰數萬西破武関撃猛秦降王子嬰以定関中暨從封南鄭鋭意東向復與項籍爭鋒臣細百戰使籍馬不停足卒斬東城五載而成帝業以臣觀其所以興者不過于高明果斷急撃勿失所以收成功向使高祖隠忍遲發將且為敗虜矣尚何敢望天下哉況陛下據全齊之地挾猛獲之師豪傑之士雲屯霧集兵劉

郎当心郎

季君臣相去萬〻而趙氏兵窮力促國勢顛躋則又非猛秦項籍之可比比天亡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君不因機而取是乃養虎遺患將使能殖矣今陛下特隱忍不發者無乃惑于四議乎臣願為陛下決之其一則曰方以卑辭通舊主告以大金敦迪不得已之意陰結猛援速求剪伐成郎為君敗則不失為忠臣觀其猛弱生[坐]而獲福真三王之牢也臣切薄之此雖三尺童子猶不可欺況彼為人主者哉陛下独不畏邦昌之禍乎以此

而奉符璽退而復辟循且為虀粉況又有甚焉者哉至今天下猶有為邦昌而借者独臣以為匹夫宜其殺身且成敗在決斷與其退避不若不為陛下果欲從此議以通舊主則邦昌之禍及矣非陛下不能也患不改爾夫圖王不成其敗猶霸此可決者一也其二曰彼有強敵難厭食之賂加以冗兵坐食之費俟其去荒兵老財匱然後可擊此又不然夫於越以蠻夷之資困于會稽及行成于吳金玉子女所以為賂者不可勝計然終以

滅呉況宋之所保猶不下百郡西有三川之饒南有二
廣之富增搞山之筭倚煮海之利其以賂大金者不過
歳時聘問講礼之幣而已休兵養士惟思所以報齊若
不乘弊而擊侍其羽翮之成提兵北顧則我齊一敗塗
地間不容髮夫天亡不取必有後殃此可決者二也其
三則曰陛下所以王山東者以其間得民心也若貪而
從軍定失民望以臣觀之是不通時變腐儒之說也夫
趙氏奄有神器垂二百年其于生靈德至渥也一旦猶

至疑主
忘粘于民粘氏

且亡之況大齊姑息之恩哉且民心日夜望故主之來
所頼大金威恵固無異心使彼初聞稍行將不我援則
豪傑四起不待趙氏之兵而齊已誅矣且民何恤哉而
金国之師所乞者再四蓋亦可慮也今幸許師既無物
以備労其來而又不為之位則誰盡心哉使萬一無
敗可也或有不虞則我齊何以為計當因金国之師貪
十州之民叔以征行使見其故至凌虐之甚堅心大齊
不敢忘發及使趙民不能利退其兵而齊終得取天下

罷

此可決者三也其四則曰陛下親臨戎事國事孰委而元子以儲嗣之重亦不宜輕動臣請論之昔唐高祖龍飛太原開建國社皆太宗仗義而動問罷庸主躬親戎馬平一天下陛上縱未能親臨則莫若以元子行太宗故事躬率其師吊民除亂使萬世之後尊陛下為齊高祖而元子為太宗如或不然則陛下一傳之後而大臣皆宋之舊臣誰肯竭力以輔少主宜遣元子親行成此戡定之功以結民心以罷大臣庶幾得以我齊永祚傳于無窮此可決者四也四議既決而臣復有六擊之便今備陳之且兩淮之廣膏腴千里定六朝控扼之地所以表護江淅而不可失者也而又金陵之鎮古之重地前有長江之險環以太山之固得人以守之則雖窮年皓首而不可拔彼圖退保呉越畧無意于此殊不知兩淮失金陵危呉越不可保矣此天所以遺陛下臣知其亡能為也若遣兵據兩淮振威滁泗搖蕩江陵縱不能全圖則山東為内地陛下可安矣此地利失其守可擊

闕 位 闕

者一也且國步多艱必圖賢相以輔庶幾救傾越而趙氏自播遷之後鉅公碩德随以磨滅而所與謀事者不過六七輩呂頤浩横義征直失大臣風無有私門之辟雖有政事皆為利所移朱勝非雖老臣然守法其位怯于圖大事秦檜知小謀大瞿汝文才有餘而量不足趙鼎雖大器然孤立在外進不容于朝至于范宗尹口尚乳臭驟然登庸言不顧行驕自貴起又無足道者是數子輩皆闒茸士非宰相才也況復互為朋黨以相訕詆

具

惇〻

比入而彼出席不暇煖視政府如傳舍一旦有倉卒之憂其君槫槫于上百官泛泛于下無有任其責者此宰相非其人可擊者二也且国家危乱注意在賢將彼用者第皆庸瑣劉光世雖持重而偏裨不良韓世忠有京西汜上之役不可以言勇至于張俊尸禄素食坐與卒伍爭利徒能糜費太倉米是三斗者曾無毫髮功俊冒主知起自行伍致位两府之列挾不賞之疑懷藏功之忌金珠子女玩嗜滿前驕奢淫佚以奪其志而又咎以

與

帥先揔師先

權勢相尚互誘軍士結怨連隙未始以和欲其帥先不
甚轄哉此將驕而不、和可擊者三也夫兵者國之爪牙
弗戢將自焚彼自敗績之後士卒殆盡不過降烏合之
衆指餓悴之夫患生于驕縱因所不至治之急則有合
從之謀緩則生自横、之氣間有邉事則各以妻維為念
彷徨自傷覬覦重賞而後行飢鷹一飽背擊者至此兵
縦而不戢可擊者四也詩曰大邦維翰又曰宗子維城
而太子者亦、天下之大本也彼以闇弱之資孤立在上

衷　人

既無宗室屏翰之固又失儲位嗣續之先閹寺竊權勢
傾朝野豈不、殆哉設有軍事孰共之謀此主孤而内危
可擊者五也夫用兵之道財用為先彼自擧兵以來藏
無信宿之錢倉無間日之粟兩淛之間賦歛横、出官吏
生姦民人怨望諸軍徼求之心猶且不、已稍有警急不、
亡何待此兵窮而財匱可擊者六也且我無四議之惑
彼有六擊之便是乃萬全之師取天下如反掌伏願陛
下斷自聖衷確然不回早從臣議則天下幸甚臣謹上

議
詔曰勅奉議郎羅誘朕自來時創業寔頼英人當
中求賢執為賢者皇天助順錫我忠良卿克堅北面之
心首建南征之議碩謀遠略灼見敵情輿論僉從皆所
毗倚賜卿絹一百疋日下乘傳赴闕以俟登庸朕當親
勅六軍式圖厥事果獲戡定棄兵卿兵之秋凉卿比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

僞齊宰相張孝純上大宋書

僞齊左僕射臣張孝純謹遣門人冒斧鉞露肝膽百拜
上書起居于
太宋皇帝陛下臣自念父祖相継皆登膴仕一門萬石
寵禄至厚承事国家八十餘年臣不幸天與其厩未能
盡節以盡臣子之心背德違義覆載不容然思屈其身
聽命北面一乱豈臣所欲為也臣自太原失守殺而後
降臣非不知一死独全節義之名然無益于国死亦奚為
故臣亦隠忍受辱于今十年早夜嘿〻思為宗廟社稷
者惟恐不至設使臣志未及遂謀未及成令名不終萬

志

世之下不過以臣為逆則国家無損萬一上天鑒誠陰
相其事俾臣忠遂謀成誅偽命扶顛國致陛下于中興
還兩宮于萬里則豈于国家有不利故臣于一時死節
有所不卹若蓋為此身況臣處其政他致力匪艱所患
二三舊人見利忘義背我宋逕養之恩堅偽齊叛逆之
志論議之際卒成矛盾殊不能切其謀使臣欝々于未
能成事不敢通議于　陛下以雪其區々之忠有進士
薛昂者因詣金國上書執帰偽齊復以醜言　許劉豫大

地疑他　干　具

緊令繫頸以組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義雖死猶生或
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地日受
禽其妻子輩磔身東市悔無所及劉豫欲殺之以臣故
得免召致門下者二年終不于其祿臣方知可與國事
以托腹心之謀比者劉豫為大不道復有詭變將以傾
陛下社稷事屬危切不可不聞臣謹取其尤可畏者畫
十事以成書使間行闕下速為進獻其如後
一臣竊見偽齊侍御使盧載揚上議陳結南夷擾川廣

還

來當作未

之策大畧謂　陛下播遷假息呉越西失関陝之重
兵東絶齊魯之劇賊荊湖已大寇江浙防勁敵国已
顛沛矣然而川廣交通寶貨雜遝有金銀末馬之貢
香礬錦繒之利貨其雄富來易隕越為今之計莫若
狀其利害表于金国大興海舶各遣一介之徒陳畀
請之辭南通交趾結連溪洞及諸酋長講智高之舊
憤約二廣以分主侵掠其地西障三山俾財不入于
二浙將窮窘所廹雖不加討亦將魚爛而亡矣臣讀

之甚豫因該此義劉豫以謂不戰而屈人兵出于上
策乃捉今年九月初四日遣齊州偽通判傳維允及
募進士宋囦等五十餘人并金人遣到毛都二十餘
人具海船一十隻自登州乳山口汎海前去結連谿
洞及諸蛮酋長及金人賫偽命廣王冊先入交趾事
屬不測伏願　陛下察臣肝膽速遣重臣鎮撫二廣
懷德溪洞通情交趾覺察奸虞臣不勝至願
一臣見偽狀元羅誘所上南征議封事決偽齊四議之

惑陳我宋六擊之便劉豫喜其策俾臣施行詒羅誘
為行軍謀主以劉麟行唐太宗興義兵故事僉淄青
曹濮登萊雒密徐沂等十州軍民計一十五萬五千
及遣諸金国乞援師意欲呑據兩淮窺伺金陵所有
羅誘係海州人深知兩淮金陵險阻地利其料敵機
密等事悉載所陳南征議封事臣以道路險阻恐致
泄露不敢為繳奏亦令所遣門人黙通畢諸行關備
錄聞上乞賜宣慮下字臣審據其利害速加備禦

一臣切見僞齊自四月五月七月三次經金國乞師金
人以為陛下遣使通和未宜起兵劉豫用羅誘謀
以謂大金恐失宋賂故不發兵因陳立淮王安東
北之謀遣僞柜密盧偉卿諸大金議其事以誘其兵
大畧言　陛下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
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呉越又將弃而失之貨財子
女不求而得然後擇金国賢王或有德者依立齊王
故事立為淮王王盱眙以保齊之師援淮南則山東

冀

脣齒之勢或成晏然無南顧之憂兩可又可知也翼
青之地自古賦稱上上耕桑以時富勢可待　宋之
徽賂又何足以較其得失金人以利動其心不知其

賊

謟卒以渤海漢兒等輩五萬兵之臣觀賊臣間諜和
好食息未嘗忘國家之心未知國家何以為計精兵
不過五萬其餘皆所食淄青等軍民無益于戰　陛
下肅政神武堅志待敵慎勿退保庶幾兩淮不失賊

誦疑諂

臣不得遂志使金人失望知劉豫之誦則禍必及身
矣所有行軍事勢志其于次

其于疑倒

一臣切見兵金国太子議起兵事欲于十月興師取順
昌入盧州渡淮徑犯和州以通金陵餘軍都制置李
成以謂所僉軍民皆出京東輸輓糧餉大段隔越又
慮大宋軍馬自遠漢上襲我之背截其輜重誠為

盱眙

未便宜取沿泝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控盱眙據其
要津便其出入分兵取滁和揚三州大治舟楫西取
来石宣化渡以攻金陵東取瓜州以鎮江拔其城以

軍大掠杭越令京東粮餉取淮陽宿遷臨淮往達泗
州仍遣兵東下劫粮海麓虜全軍大利劉豫以李成
素所經歴今從其計又謂李成得兩淮民心矯以金
人欲令王淮之意以使之而李成亦有覬覦之心茲
蓋陛下不可不防也及行軍謀主羅誘上議以謂
入人之重地無必克之功若不利則我軍必還彼必
躡我鮮有不致敗宜擇精兵進則遮其前退則殿其
後亦可遣使一面和議怠其軍心得其勢則竭力以

攻之不得其勢則以和而退必不我追回軍有名士
氣不墜虜幾萬全劉豫亦從之更願防議和之詭詐
堅討賊之誠心益振軍威取平亡黨臣不勝欣快之
至

一臣切見金人所用心腹之臣内外有要宿孛堇以握
兵權而潜簒逆之謀猛專征之志内外相疑各成用
黨而王萬王則與諸内職沓官相附蘭辣龍虎與諸
統軍太子相附而劉豫但結好于内而取惡于外殊

不知所以援已者也故三次乞師不許皆內外不相
謀也自今年八月內李董盡率京西許潁等州援齊
之師兵闔辣合軍約二十餘萬前去分據閑陝自來
并力攻擊川陝蓋亦不援劉豫也京西諸州並無賊
馬劉豫患之急遣人詣金国乞少留李董乞兵駐河
南等州免致漢上　帶軍馬侵襲金人令量行存留
李董稱軍衆已行事成難以更改行下偽齊照會劉
豫益懼遂用羅誘謀遣使命大軍乞到太原太子兵

五萬謀撓淮南為以安之計其寔恐　陛下西顧也
伏願　陛下招謀謨大臣議行間于內外守禦川陝
先次分兵收復西京等州斷李董之粮道播劉豫之
巢穴則淮陝之兵不戰而解此臣區區之愚忠惟
陛下裁擇焉
一切見據密州草橋鎮沿海巡檢包德敦遣到海船統
制徐文下使臣闞中等賚到寔封文字前來偽齊投
納徐文元任武經郎閤門宣賛舍人枢密院準備將

領見管海船六十三隻統領官兵四千三百人自定
海泛海前來深知海道沿路並無把隘可以徑犯兩
浙行在等處畫到海道圖冊具　陛下駐蹕屯泊軍
馬屋寔數目及小貼子稍說惟有范温宋毯統轄海
船數十隻已得分撥海道委是別無準備乞賜驅使
援疑拔
劉豫喜其事于八月初四日作偽詔罷援徐文防禦
使兼遥領萊州并以海船二十隻益其軍令通犯通
奉侯大軍淮南到日會合臣陰為　陛下患之已先
次令人陰責包德透漏事令千海道陰殺關中等匿
其偽命詔勅及不發所益舟船該來仍不許沿海引
匿透漏徐文官兵得到偽庭所有徐文見在塩城縣
外沙等淹口擺泊寔未有所歸伏望　陛下察其所
為速賜指置無使盜賊以成大患
一臣切見偽齊陰養游俠等二十餘人皆燕趙齊魯之
士有刑專聶豫之風賜府第以居之目之尚義遇以
非常之礼列于公卿之上人人思效死以為偽齊盡

宅疑佗

厚之而不發臣維處政地亦未測其謀然其間惟有
王馴閔道張元英蒯挺高動董昌言仲虎數輩頻鯾
介宅皆後〻不足以盡録臣案與蒯援厚常陰與之
挺
交因詰其所謀事則曰意在刺宋君也臣聞之流汗
浹背深悉　陛下未知不得爲之備也一日蒯挺語
曰相執知之乎臣曰不知挺有人自兩浙携宋帝
書來云酷好黄庭堅書東宮得之默〻然喜曰吾以
得計矣購得近庭堅墨迹二十餘本今王導等倣学
倣

近当在購上

翰

務在精真其意何在不久與相執別矣臣深識其意
方知賊臣欲遣蒯挺輩袖匕首微行二浙以庭堅書
取媚于　陛下將以肆其狂毒矣竊惟　陛下法官
燕閒揮染宸翰豈宜刊刻流傳以落賊臣之手使得
忖度　陛下設有大変天下何賴焉臣深痛之伏願
陛下鑒王僚之禍防烈士之奸作烟脉綿　毋專好
尚其人間有御書宜速斂而禁之祕于金縢之匱中
及諭諸大臣多方作備庶使奸賊挫志懾伏不能爲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非而宗廟社稷有託臣雖事偽主其憂國之心如此
惟膚慈察之

幹

一臣嘗謂箭榦鏢膠舟漆與夫羽毛皮毛羊觔角鉛鐵
之属此軍器之所資戎事之大利也自南北梗絶金
人患不能致往年已來南海巨艘大舶首尾連属過
山東沿海州軍販賣者不可勝計而金人今于逐處

火疑又

置通化貨場既且不擾火復誘之以重利此物多藏
萬數製造兵器自便于賊臣重為 陛下憂之未知

國家何以禁禁有門人獻計于臣曰南北方物有無
貿遷其利百倍法淮至死亦不可防加之海道深遠
艱于覺察是彼不禁明矣如果欲陰為我 宋朝
蠲此不為須計以説金人使罷通貨場不行収貿及
以防奸細為名禁止海船此既不誘則彼自不来矣
臣甚然之遂與定議以矯金人曰窃見所置通貨場
交接海船我所得者不過羽毛等彼所獲者其利百

支疑反

倍又則易彼無用之物支所以資彼利源然未必非

北当作比

大宋之謀如或不然倘有利于我彼豈不為之禁若
哉無近來海船舟船其數甚多其間豈無探我之情
者而所在口岸循習為熟恬不加慮訪聞南朝　大
宋皇帝治船久矣旦暮乘風北濟不以為防則雖有
羽毛皮革委積如山曾不足以濟敗劉豫懼深以為
然急罷通貨場禁止海船金人聞之隨亦繼罷南船
多被虜掠北歲無有來者更顧　陛下于出產州軍
嚴賜止絶及察臣所以用心雖死無恨臣嘗于偽庭
之上進用舊人不忘　宋德者将與興事一日李鄴
私訪臣曰　天子不念我輩乎臣曰是何言也鄴曰
獨不聞陸漸之禍乎素于國家不親職事被虜赴偽
齊不受爵以逃歸猶且殺之矣况我輩乎臣勉之曰
身服　宋德辱于叛臣如能東身以帰雖死猶榮心
何憾為鄴曰死不敢愛但以醜惡之名終不能雪止
爾方知李鄴有異心無復懐　陛下矣臣已輕其權
伏願　陛下察諸陷没之臣及諸驅虜之士出于不

得已咸使自新或能束身以歸者願加寵異以收山
東士心臣老矣死期將至非敢務自全之謀寔恐
陛下失天下之心山東官吏皆係舊人偽齊優寵至
厚舍此臣未知其何心伏惟陛下察臣愚忠不勝
至願
一臣伏念何東河北之地皆以地深失援故陷腥穢而
山東之地金人立一乱臣叔父羌心隨亦蕩平百姓
非不知宋之民苟免屠戮以幸少安不得不然爾

權

而河東河北除太原真定其餘並用我宋官吏一
州不過數百人懷驕推貳易于剪滅東軍但畏大
鎮軍馬未敢興事而京東諸郡名雖屬偽齊其寔推
出金人兩路州皆以番官副之惟青州童哥大師鄆
州蕭懶尤為立熾臣為陛下陰用黨人不忘東
德者以師之青州以木栄鄆州以陳邦光其餘州縣
長吏皆陛下舊人及出城門下側目傾耳皆願
王師之來思為內應以贖前非伏望陛下念無辜

之赤子卹久辱之孤臣銳意故地提兵北領則山東
之地朝為齊而暮歸宋矣所有山東民情及所收復
山東之計臣門人薛昂深知利害乞賜宣問

其疑具

轍疑輒

右謹具如前伏念臣有心復楚常懷失國之包胥豈意
事齊還類偷生之管仲加以犬馬之齒而逼桑榆之光
滨懼云亡不獲自盡敢以敵情之變轍通十事之端繫
國安危表臣心腹伏願 陛下貸其不死之咎許以自
新之恩賓就有人臣君可斬取平于新室即服罪于南
陽伏望 聖慈特垂 齊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書起居以聞臣孝純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貼黃臣自惟衰老累經偽庭乞還骸骨雖得罷政而
劉豫敦迫不許辭遜兼私得杜充李儔書以謂前日
之約得公在庭則 宋天下不労而復如改事委之
他人山東心腹官吏稍有遷除則大事去矣願公視
事與 宋圖之臣不免復領尚書事益為 陛下生
靈而起寔非取栄於偽齊也不知 陛下察臣否臣

益疑蓋

昌平坂學問所

不敢欺惟天鑒之

享和癸亥

享和癸亥年[illegible]十一月加藤[illegible]謹守国孝幹仝校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